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下的爱情书写

——穆旦《诗八首》探析

卢 军, 贤会芳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穆旦爱情名篇《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 其对爱情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的描写, 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 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视爱情的爱情信念。

[关键词] 穆旦; 《诗八首》; 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 爱情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1-0091-06

Love Writing in the Interweaving of Dionysian Spirit and Apollonian Spirit:

Analysis of Mu Dan's *Eight Poems*

LU Jun, XIAN Hui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Mu Dan's *Eight Poem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modernism. Its description of the four development stages of love, the beginning, deepening, tranquility and return of love, embodies the interweaving of Dionysian spirit and Apollonian spirit, exhibits the strong vitality characterized by being free from restraint, returning to authenticity and keeping exceeding, and examines the faith of love by taking an aesthetic attitude.

Key words: Mu Dan; *Eight Poems*; Dionysian spirit; Apollonian spirit; love

九叶派诗人穆旦的代表作《诗八首》被称为最难解的现代爱情诗, 虽然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过探析, 但从尼采人生哲学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交织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 还鲜有其人。尼采人生哲学建立在叔本华悲剧世界观的基础上, 其试图通过艺术的形而上学来寻找人生的意义, 进而形成审美的人生态度。尼采之艺术形而上学包括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是一种醉的状态, 日神精神是一种梦的状态, 两者交织形成积极

的人生观。《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 具有悲观虚无思想, 这是从酒神、日神精神交织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的思想基础。《诗八首》描述了爱情的整个过程, 即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 每个阶段都有酒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作者试图站在这样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爱情, 即在了解到爱情的残酷一面之后, 还能以审美的态度看待爱情, 在爱情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演绎人生的精彩。

收稿日期: 2017-05-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现代文学语言本体论研究”(16BZW139)

作者简介: 卢 军(1970-), 女, 山东莱芜人, 聊城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贤会芳(1992-), 女, 山东聊城人, 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一 酒神、日神精神与《诗八首》

(一)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关于希腊悲剧思维方式和艺术特征的重要概念,与之对应的是“日神精神”。“日神”象征着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力量;“酒神”则表现为惊骇狂烈的情绪放纵力量。^{[1]79}在尼采看来,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命意志是永恒的,而个体则注定是要毁灭的。但是,个体有毁灭就有新生,生命的意志在这种毁灭与新生的过程中,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永恒性。酒神精神正是以个体的“自弃”与现象世界的消解而得以与意志本体交融。^{[1]80}

二者的要义可简单归纳如下:酒神精神是建立在破坏各种秩序和话语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彻底的、不受世俗话语限制的,是一种醉的状态、狂喜的状态,是破坏、沉醉和体验虚无的过程,总是能够看透现实的残酷和痛苦,是生命本体的冲动所支配的,在艺术中体现为非造型艺术。日神精神是生命本身对美好外观和美好幻觉的向往,它不追求事物的本质性、残酷性和短暂性,而是停留于表面的美好,去营造一种美好与永恒,让人把心灵暂时安放其中。它是一种梦的状态,强调外观,是美丽的、非真实的、梦幻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它力求建立秩序,维持稳定,强调“适度的克制,免受强烈刺激,体现了造型之神的大智大慧的静穆”^{[2]5},在艺术中体现为造型艺术。

能同时体现这两种精神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因其能使人摆脱虚无感,重新找到个体存在的价值。穆旦《诗八首》就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态度看待爱情的爱情观。

(二) 酒神、日神精神的交织在《诗八首》中的体现

《诗八首》对爱情进行了重新审视,其所展示的爱情过程,包含诸多的矛盾悖论,读后令人为之惊奇。穆旦说:“诗要写前人所未有的独特经验,对生活要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于是你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之感,这样你就写出了一首有血有肉的诗,而不是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3]212}

《诗八首》概括了爱情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

斥着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酒神精神敢于破坏、体验虚无、勇于沉醉的特质在诗中得到完美诠释。看透爱情的本质后,诗人因生之本能而沉醉于狂喜的爱情体验中,不为禁欲的、礼教的因素所束缚,彰显出尼采的酒神精神。在爱情的平静阶段,相爱双方沉醉在美好的幻象中,在维持这种美好状态时不断反叛原来的秩序,体现出酒神。日神精神的交织。最后,感情稳定了,站在宇宙生命的角度看待感情经历的整个过程,相爱双方可以平静地接受它带来的痛苦和快乐,这里又是两种精神交织的表现。显然,诗人主张要用审美的人生态度来看待人生和爱情,实现新的人生超越。这就像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去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趣。这种思想与尼采的人生哲学有内在一致性。

二 爱情的开始与深入

(一) 第一首:爱情的发生

面对爱情,年轻的穆旦拒绝了透明的清唱,而是奏响了繁复的旋律:快乐和痛苦并存,破坏和秩序并列。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关键词“火灾”点燃的是成熟的欲火,当在“这自然的蜕变底程序里”,穆旦冷峻地指出:爱情的由来是生理的冲动,这是本质,其它的一切美好都是这个基础上的衍生品。爱情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让人深陷其中,诗人用火灾来形容单恋那位姑娘的状态。火,是激情,是燃烧,是瞬间的爆发,是一种生命激情的释放,代表了一种由内向外的生命冲动与激情。酒神精神的出发点是人的生命本体本身,所以酒神精神特别肯定生命的自然需求。“肉体本能的欲望、需要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甚至是人的本质,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满足它们,使人身心全面发展。”^[4]

接下来诗人又清醒地看到,爱情本身带有两个不可消除的矛盾:一个是“我们相隔如重山”,两个人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交融。穆旦一直有残缺的自我意识,《我》这首诗所说:“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

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里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3]¹⁴⁻¹⁵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子宫情结、残缺的痛苦的灵魂的“小我”;这个“小我”即使有初恋的狂喜,也不能摆脱个体内心的孤独,所以“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爱情可以让两人生死相许,却不能消除自我残缺的意识,因为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二者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和交融。第二个矛盾是“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未来有不可预知的可能性,能把握的唯有当下的、“暂时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相隔如重山”和“暂时”,爱上的人竟然是一个此时不了解、将来也不可能完全了解的人,这就暴露出了爱情的盲目性和矛盾性;但主人公并未因此停止下来,抑制不住的生命激情促使他在矛盾中走下去。诗人写出了单恋初期的一种心理感受。从一开始“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到最后的“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许她不经意间的一颦一笑就能牵动他的心,但在不了解对方心意的情况下,他只能自我折磨。这种抑制不住的生命冲动,是个体生命具有的最本质的力量,是酒神精神的体现:既然爱情不期而至,我们就应该用一颗勇敢的心去接受,不管它带来的将是快乐还是痛苦。

在以下七首诗中,诗人面对这两个矛盾不停地探索,试图寻求答案,希望能够实现双方的交融,寻求到永恒的而非暂时的爱情。

如果把第一首诗仅仅当做爱情过程中的单相思阶段它就显单薄了。通观整首诗,可以把它作为《诗八首》的总论来分析,把它理解为诗人在不停地探索如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最后他站在宇宙生命的高度,看到爱情只是上帝操控的一场游戏,到头来,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能生时“平行着生长”,死后“各自飘落”。爱情本质上只不过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游戏的结果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享受其过程,直至爱情和生命的消逝。

(二)第二首:相恋初期的快乐和未知感

两人相恋初期,虽心生快乐,但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感。“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经历了重重磨

难,两人终于相恋。接着问题就来了——“而我们成长,在一个死的子宫里”,产生的肯定是死胎。恋爱双方有相互交融的强烈愿望,渴望心灵世界的理解和沟通,但是诗人清楚地知道精神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这样,即便使用同一种语言,彼此仍无法理解;即便热情拥抱,彼此仍相隔千里。”^[5]精神连体婴只能是一个“变形的生命”,并且“永远不能完成它自己”。

此处穆旦借用了柏拉图《会饮篇》中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讲述的一个神话故事:从前的人的形体是一个圆团,力量非常强大,上天害怕人威胁他的统治,就将圆团一样的人分成两半。宙斯这一招非常有效,从此人再也不想跟神打仗了。阿里斯托芬说,人原来就是完整的,所谓的爱情就是对于那种完整的追求和希冀,人类实现幸福最快捷的路径就是得到一个恰好符合理想的爱人。阿里斯托芬同时描述了找到另一半时的情形:他们常相互拥抱不肯放手,不吃饭,不做事,直到饿死懒死,他们甚至希望被放进炉里熔成一片,使两人合二为一,这就是爱在实现时的迷狂状态。从这个神话中可以看出,人类最渴望又最缺失的就是自己的另一半,也就是对本来的完整性追求。

因为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就不停地沟通交流,“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是恋爱中的人多动善变的一个表现。他们激情洋溢,体验到某种归宿感,沐浴在温暖的爱的包围里。但是“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人的直觉告诉他爱情并非一成不变,未来不可预知,这是酒神精神怀疑精神的凸显。下面的几首诗展示的正是诗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

(三)第三首:热恋前期的沉醉情绪

欲望燃烧,两人迅速进入热恋的阶段,进入一种冲破一切束缚和限制的“自由”状态,达到一种狂喜的酒神精神的沉醉状态,这种热恋中的情感体验也是酒神沉醉状态的表现。“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小小的野兽”形象地表现出青春欲火像野兽般充满活力,呼之欲出;“小小”是一种爱称,是对对方的挚爱的表现;“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中“春草”这个意象让人联想到生命力、清新,诗人在另一首诗《春》中同样使用了这一意象,它是对青春欲望外露的形象描写。“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他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这里外在的声色诱惑同样存在,“疯

狂”一词写出肉欲的渴望。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 你我的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 那里有它底固执, 我的惊喜。”殿堂般的理智, 说明理智似房子般坚固, 又是像建筑一样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 内部规划是极其缜密的, 可见她的理智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埋藏的生命就是没有理性阻碍的真实感性的鲜活生命, 这是最自然的生命个体, 也是人的原始精神状态; 一片草场, 看到时是一种开阔的、心旷神怡的感觉, 摸到时的感觉是柔软、舒适、温馨的, 闻到时是一种清新的、涩而不苦的味道, 诗歌生动可感地传达出两人的手接触时的感受, 将心灵的活动转化为身体的感受。这种“将观念外化为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是“用身体来思想”的写作技巧, 也是“思想知觉化”的技巧的更个人化更具体的实践, 即“不是拿感性的意象来象征、隐喻理性思辨, 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也就是说, 越过双方强大的理智, 两个鲜活的生命实现近距离接触, 让他有了春草般的体验。“它的固执, 我的惊喜”, 同样是当时恋爱双方内心的生动写照。

(四) 第四首: 热恋后期的反叛意识

恋爱者在沉醉过程中不满足于仅仅将爱情停留于甜言蜜语和拥抱这些形式, 他希望寻求一种永恒的爱情, 为此他萌生了一种反叛超越的意识。

“静静地, 我们拥抱在 / 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那窒息着我们的 /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 他底幽灵笼罩, 使我们游离, /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上阕中“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是指恋爱者沉浸在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中, 相信当时说的一切的荒唐话, 感觉自己已经“游离”, 进入下阕所说的“爱底自由和美丽”的境地。“未成形的黑暗”在前面第三首诗中就已经出现了, 表示进一步的身体接触, 但未来不可预测, “可能和不可能”都可能出现, 同时正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而让双方更为沉迷。尼采认为, 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使人生更具魅力的要素: “我的思想应该向我指示我站在何处, 但不该向我泄露我将往何处。我爱对未来的无知……”^[6] 不管未来是什么, 都让诗人沉迷深陷其中, 这种轰轰烈烈的激情正是强大生命力的表征, 是酒神精神醉的迷狂状态。

沉醉中表现的生命冲动是酒神精神的核心状

态。沉醉其中是美好的, 所以诗人渴望日神精神建构秩序来保留这样的美好, 这是通过甜蜜的言语和静静的拥抱等方式来实现的。但诗人进入这种状态后, 又开始反思和怀疑这种秩序带来的限制, 他要寻求更高层次的爱情, 这是酒神精神的破坏性和不受固定模式限制的表现。这段诗生动地展示了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 表现的是建构与反叛的循环。通过这两种精神的交织, 主人公既能享受爱情, 又不迷失自我。

三 爱情的宁静与回归

(一) 第五首: 爱情的保鲜

爱情宁静期出现很多美好的画面, 这是日神精神的梦的状态中的图景建构, 诗人渴望补充个体生命的残缺, 希望通过变更来实现爱情的永恒。

当生命激情完全迸发后会回到平静中来, 这时就会极力挽留曾经的美好, 渴望能建立一种秩序去享受长久的快乐和幸福。五、六首诗就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一边解决两大矛盾, 一边去建构美好的日神精神的场景。

“夕阳西下, 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 / 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 / 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 / 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 安睡。”夕阳西下, 微风吹拂, 长时间的内心激荡终于平静下来, 时间移动了景物, 也移动了诗人的心。“最古老的开端”也是“成熟的年代”, 再具体一点就是酒神精神中个体的生命冲动, 一切皆由此开始。不管是什么让两颗心走到一起, 此时两人已处于宁静平和的生存状态, 不去追究事物的本质, 不去直视残酷和冰凉, 不去管什么分离和变化的矛盾, 他们仅仅停留在美的表面, 沉浸其中, 享受平静中的温馨和快乐, 暂时将自己从两大矛盾中解脱出来, 就也是日神精神的沉浸美好幻象的状态。“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观的无数的幻觉。”^{[2]99}

“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 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 / 一切在它的过程中流露的美 / 教我爱你的方法, 教我变更。”时间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 同时平静幸福的岁月让诗人懂得这份美好的珍贵, 渴望这样的幸福能够永存。诗人希望接下来能不断地增加爱情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诗人想去追寻那个有关“永恒”的梦想。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严肃的游戏, 诗人却努力想把自己置于一种追求某种意义的状态中, 让自己暂时

躲避残酷本质的逼视,尽情地沉浸于追求的快乐和幸福中去,沉浸于美丽迷人的幻想中去,这是一种明显的日神精神的建构。

在日神精神的建构秩序中即保持爱情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矛盾,怎样解决呢?诗人的方法是不断地变更。变更就意味着破坏、反叛,体现的是酒神精神的破坏力;破坏完就要进入新的秩序与模式去保持破坏的成果,又回到了日神精神的建构。这种破坏、建构的程序循环往复,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互交织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解决矛盾,维持美好,实现不断的超越,达到爱情保鲜的目标。

(二)第六首:寻求适度的变更

上一首诗中谈到爱情保鲜需要变更,但是变更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相同和相同溶为倦怠,/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前两句揭示出变更的两种极端结果:相恋双方变得太相同会出现审美疲劳,差别太大则会变得陌生疏离。而两人真正需要的是既有共同语言,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在共性与个性间不断地寻找动态平衡,即适度。这正是日神精神所体现的品质,适度和谐“作为德行之神,日神要求它的信奉者适度以及——为了做到适度——有自知之明”^{[2]15},即所谓“危险的窄路”。在穆旦的诗里,爱情不是神话,而是充满了多种可能性,需要小心翼翼地不断改变对待它的方法。他说:“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太近则疏远,应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与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7]

下面一阕穆旦开始了诗歌复调化的写作。“他”和“我”在争辩,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找到两人的平衡点。“他存在,听从我的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我”指深陷感性之中的人,“他”是能够跳出来观望沉陷其中的“我”的自己。时而观望的“他”,大部分时间是被那个感性的“我”所控制和指使的。因为不满足暂时,想去追寻永恒的爱情,那个“我”已经无法控制“他”,完全感性的“我”被放弃,只能被留在孤独里。就像在爱情中被冲昏了头脑时,有时会被身边的朋友提醒,这时他们的话可能犹如当头一棒,把那个大脑发热的感性的自己打醒。单从这四行诗来看,这两个人是两个独立、有强烈自主意识的人,他们在爱情中

不断反思,追求高于普通男女追求层面的更有意义、更长久的爱情。

诗人在爱情平静期重点解决的是第一首诗中所提到的残缺(相隔如重山)和变化(爱上暂时的你)的问题。诗人知道残缺不可弥补,就不断寻求动态的平衡,以缓解灵魂的孤独感。诗人深知想一蹴而就得到长久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变更自己,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对方的变化,两人才能共同成长。这正像《赠别》中所说:“等你老了,独自对着炉火,就会知道有一个灵魂,也静静的,他曾经爱你的变化无穷。旅梦碎了,他爱你的愁绪纷纷。”^{[3]39}这些苦苦的寻求都是艺术的冲动,是一种对平衡秩序和美的话语的向往,是一种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交织的生命冲动的表现。

(三)第七首:爱情的收获

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沉浸于日神精神的状态,恋爱双方经历了以上阶段后,爱情趋于稳定,内外都有了收获。

外在的收获是寻求到爱情的秩序后,他得到了内心的依赖,她能够帮他祛除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憩——。”

内在的收获是:“呵,在你的不能自主的心上,/你的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的平行着生长。”最后一句,爱情在“生长”,并且“平行着”,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两人的爱情都在成长,以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地加深。

前面的修饰语“不能自主”“随有随无”“孤独”和“平行”是第一首诗所提及的残缺(相隔如重山,不能完全交融理解)及变化(暂时的你),直到这时,作者发现,一切努力还是枉然。这里,酒神精神的破坏与质疑又重新回来了,不过主人公已经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中得到了内心的释然。

(四)第八首:审美地看待爱情

这首诗其实是以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审美人生态度看待爱情。“再没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作为恋人,我们本身的残缺性和变化性使两人不可能有连体婴儿般的接近,经历了前几首诗中所说的那些探索和痛苦,我们的内心达到了“再没有更近的接近”,这就足够了。两

人像两片相对的树叶静静观望,虽然不能时时相依,但却同根相生,有着内在的默契。阳光透过来照在上面,这种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温暖、和谐、宁谧等,这种沉浸在美的外观的日神精神占据了这首诗的主导位置。

刚才还沉浸在幸福宁静之中,那个第六首诗中所出现的看透本质的“他”又开始酒神精神的反叛与破坏:今天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結果,世间没有什么是一必然的,它是多个偶然的连续。这种偶然发生在两人生命冲动的巧合点上。除了你之外,我也可能因一个巧合遇见了另外一个人,我和这个人之间又会发生同样的事,前几首诗中所经历痛苦和快乐又可能重演,“非你莫属”本身就是假话。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他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诗人站在宇宙生命的高度俯视地球上的生命个体。等时间一到,随着生命个体的消亡,双方的爱情也会消失。这里赐生我们的“巨树”是指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即酒神精神;“老根”就是指宇宙生命,一切由它而来。因为它,我们能够偶然相遇并相恋;因为它,我们一起经历了爱情整个过程中的痛苦和快乐;也是因为它,我们在努力寻找让自己解脱的方法——日神精神的建构。个体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逝,但宇宙生命永恒运转,人类的生命冲动会一直延续下去。个体生命在它的支配下看似受尽痛苦和“嘲弄”,但放在宇宙运行的过程中,个体生命终究会归于平静。

另一方面,站在宇宙生命的高度来俯瞰个体生命,也是酒神精神的最高形式。爱情是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生命过程包含太多痛苦和荒谬。去肯定它,包括它的痛苦和快乐,即使知道结果的无意义也要精彩地活下来,在酒神状态和日神状态的交织下形成了审美的人生态度,我们就能把无意义的人生演绎得更加充实。“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2]5}

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这个角度来分析《诗八首》,可以发现在诗人穆旦心中,爱情充满了偶然性,是两个有着强大的生命冲动的个体在恰当的时间恰当地相遇。爱情的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在过程中恋爱双方才能够充分享受它带来的酒神般的毫无束缚的快乐和幸福感。诗人一直试图通过建立美好的外观形象和稳定的秩序,让那颗心得以安放。但人在变,环境在变,爱情阶段在变,秩序一旦形成,就必然会让人受到固定模式的限制,所以两人的相处之道是不断调整,不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这样才能享受新鲜和永恒的爱情,这就是《诗八首》相比于其它爱情诗歌更深刻的地方。在诗人看来,恋爱的矛盾和痛苦来源于爱情本身阶段性的变化、恋爱双方的不断变化,同时也来自诗人对爱情生活的感悟和思考。这其中交织着大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个体在两者交织中不断地解决痛苦和矛盾,同时不断地变得强大,探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就是《诗八首》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 尼采.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 周国平,编译. 太原:北岳文学出版社,2004.
- [3] 穆旦. 穆旦精选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 [4] 王晋生. 论尼采的酒神精神[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4.
- [5] 邓瑗. 戏谑者的狂欢·启蒙者的呐喊·孤独者的爱:魏剑美杂文的三个面相[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0(2):17.
- [6] 尼采. 快乐的科学[M]//尼采. 尼采全集:第5卷. 黄明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7.
- [7] 穆旦. 穆旦诗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81.

责任编辑:黄声波